

開放文學 – 風土人情 – 西湖佳話 第四卷 靈隱詩跡

西湖□景是：蘇堤春曉、麥院風荷、平湖秋月、斷橋殘雪、兩峰插雲、三潭印月、雷峰夕照、南屏晚鐘、柳浪聞鶯、花港觀魚。以至亭台樓閣、古剎名山，何處不留名人之題詠，為何詩跡二字，獨加之靈隱？蓋靈隱之詩，一字一句，皆為千古所不磨，故不留跡而跡自留也。你道這是甚麼詩？也不是明，也不是宋元，也還不是五代，乃是初唐時人，姓駱，名賓王，乃浙江金華義烏縣人。這人生來有些夙慧，七歲上便能賦詩。不但能賦，出語定然驚人；至於為文，落筆千言，真有倒峽瀉河之勢。及長成了，大有聲名。同時還有個盧照鄰、王勃、楊炯，與他共稱『盧、駱、王、楊四才子』。那時王勃曾在滕王閣作賦，盛為海內所稱，故駱賓王常對人說：「若論才名，吾愧在王前，恥居盧後。」其自負也如此。既人仕，初為的是侍御史，□分榮顯。不期那時，唐高宗皇帝晏了駕，武則天太后臨朝。初還恐人議論，立太子為帝，後見人心自屬，遂將帝貶到房州，竟做了女主，自稱金輪皇帝，漸漸將唐家宗室子孫，殺戮殆盡。駱賓王一時看不過，遂上疏請立廬陵王為帝，不宜反唐為周。武則天見了，不勝大怒，遂貶駱賓王為臨海丞。

武則天既貶了駱賓王，恐怕又有人繼此有言，遂嚴刑重罰，欲以籍天下人之口。不知天下人之口，雖被他箝了，然人心不平，個個懷憤，早惱犯了一個將軍之怒。

這將軍也姓徐，名敬業，原是個有血性的男子。因受了唐家爵祿，見武則天身為唐朝后妃，承恩受寵，隆重無比，今一旦反唐為周，大悖倫常，不覺忠義激發，遂訓練精兵，競犯帝闕。又恐天下人溺於聞見，不知其罪，因知駱賓王是個大才子，又見他為則天所貶，要求他做一道檄文，以討其罪。因遣人到臨海，將駱賓王竟請到軍中。此時駱賓王一肚牢騷，無處發洩，要他做檄文，正中其懷，遂提筆來，朗朗烈烈，為徐敬業代做了一篇道：

偽周武氏者，性非和順，地實寒微。昔充太宗下陳，曾以更衣入侍。洎乎晚節，穢亂春宮。潛隱先帝之私，陰圖後房之嬖。人門見嫉，蛾眉不肯讓人；掩袖工讒，狐媚偏能惑主。踐元後於鞏翟，陷吾君於聚麀。加以虺蜴為心，豺狼成性。近狎邪僻，殘害忠良。殺姊屠兄，弑君鳩母。人神之所同嫉，天地之所不容。猶復包藏禍心，窺竊神器。君之愛子，幽之於別宮；賊之宗盟，委之以重任。

嗚呼！霍子孟之不作，朱虛侯之已亡。燕啄皇孫，知漢祚之將盡；龍漦帝後，識夏庭之遽衰。敬業，皇唐舊臣，公侯家子，奉先君之成業，荷本朝之厚恩。宋微子之興悲，良有以也；袁君山之流涕，豈徒然哉！是用氣憤風雲，志安社稷，固天下之失望，順宇宙之推心。爰舉義旗，以清妖孽。南連百越，北盡三河；鐵騎成群，玉軸相接。海陵紅粟，倉儲之積靡窮；江浦黃旗，匡復之功何遠。班聲動而北風起，劍氣衝而南斗平。喑鳴則山嶽崩頽，叱吒則風雲變色。以此制敵，何敵不摧！以此圖功，何功不克！

公等或居漢地，或葉周親，或膺重寄於話言，或受顧命於宣室。言猶在耳，忠豈忘心！一抔之土未乾，六尺之孤安在？尚能轉禍為福，送往事居，共立勤王之勛，無廢大君之命，凡諸爵賞，同指山河。若其眷戀窮城，徘徊岐路，坐昧先幾之兆，必貽後至之誅。請看今日之域中，競是誰家之天下。

自此檄文一出，傳遍天下，誰不數武后之罪，誰不慕敬業之忠，思量學義相從。一日，此檄傳到武后御前，武后細細讀去，讀到「蛾眉不肯讓人，狐媚偏能惑主」兩句，忍不住以袍袖掩口而笑，再讀到「一抔之土未乾，六尺之孤安在」二句，便不覺動容。驚問道：「此檄文是何人所作？」左右稟道：「這就是日前上疏，被貶做臨海丞的駱賓王所作。」武后聽了，再三歎息道：「我貶他，只道他是個庸臣，誰知他有才如此，而使之流落不偶乎？此宰相之過也。」

駱賓王這道檄文，雖然做得妙，可以感動人心，爭奈武則天反唐為周，這□八年原是天意，徐敬業的人力如何爭得來？舉兵不多時，早一敗塗地。敬業既敗了，駱賓王豈能使他獨存？自然要走得沒蹤沒跡了。武后果然放他不下，再三叫人物色。有人說他死在軍中了，又有人說他逃回義烏去了，又有人說他削髮為僧了。尋了年餘，那裡有個影響，武后也只得罷了。正是：

撥亂應須忠勇全，有忠無勇也徒然。

檄文縱是高天下，馬到旗開便可憐。

駱賓王平昔最愛的是靈隱，此番竟隱於此，絕不露一些形跡。那靈隱的可愛在何處？略表一二便知。離城西□二里，高有九□餘丈，周圍亦有□二里，漢時稱為虎林，因有白額虎常在階下聽經。至唐因避帝諱，更名武林。其發源自新安，從富春至餘杭，蜿蜒五百里，遂結脈於兩峰三竺。這北高峰上，有浮屠七級，遠眺則群山屏列，湖水鏡浮；雲光倒垂，萬象俱俯；畫舫往還，恍若鷗鷺。其次，則有烏門峰、石筍峰、香爐峰、獅子峰、蓮花峰、飛來峰。巖洞則有呼猿洞、玉女洞、龍泓洞、射旭洞。谿澗則有南澗、北澗、大澗。名泉則有月桂泉、伏犀泉、永清泉、倚錫泉。其最為人賞鑒者，惟冷泉。寺之左右，多有靜室。如韜光庵，白沙庵、石筍庵、茶庵、無著庵、松偃庵，更有勝閣如望海閣、超然閣、永安閣、彌陀閣、雲來閣，俱是天造地設的。

獨靈隱寺，是晉咸和元年，西僧慧理建造的。山門緊對著嶮崖峭壁，門上一匾，是「絕勝覺場」，係葛洪寫的。景德四年，改名「香月林」。還有白雲岩、松隱岩。天下叢林，最著名的莫過於此。門前就是冷泉亭，乃唐刺史元稹所建。高不倍尋，廣不累丈，撮奇搜勝，真乃仙境。春之日，草碧花香，可以導和納粹，暢人懷抱。夏之日，風冷泉亭，可以瀾煩消暑，起人幽情。秋冬則山樹為蓋，岩石為屏，雲從棟起，水與階平。坐而玩之，物無遁形。亭前峭壁，皆盤世尊羅漢，真是神工鬼斧。清溪內，怪石昂藏，流泉湍急，游魚噴沫，碧藻澄鮮。臥可垂綸於枕上，坐可濯足於床間。自從這亭子造了，遊人都要到亭子上息足片時，說些超世拔俗的話。冷之一字，大有開悟人處。

那亭子右首，不上裡許，有一峰孤石，可四□圍，山勢蔥鬱，石瓣搓峨，遠遠望去，宛似一朵千葉蓮花。峰腰有一小洞，其口不過二尺許，望之黝黝黯黯，峭峻不可攀躋。此中有一白猿窟穴在內。那白猿還是慧理法師所蓄的，每見那白猿臨澗長嘯一聲，則諸猿畢集，人皆謂之猿父。好事者施食以齋之，聞呼即出，後人便建一飯猿台。到了宋朝，有僧守一，或朝或夕，每叩木魚數聲，那老猿即便下來，與守一作伴，代守一燒香換水，或洗菜擔柴。閒暇便與守一弈棋賭勝。凡事俱也領會，只是不能言語。守一自有此猿，不但朝夕不至寂寞，人來看猿的，都有佈施齋觀。就是那老猿，也日日有人持果品來與他吃。

忽一日，臨安知府，姓袁，名元，來游靈隱。到了方丈坐下，遂與老僧敘茶，已畢，偶問道：「賓山有個呼猿洞，洞中有個千歲猿，能知人事，可是真麼？」老僧道：「靈性相通，人物無間，都是有的。」老僧因請知府到冷泉亭上坐了，隨喚支賓到守一長老處，呼取老猿到亭上來。守一連忙將木魚敲了三下，老猿即從洞中走出。守一道：「本府大爺要請你相會，只索去走一遭。」老猿聽見要他去見太爺，就把身子蹲了一蹲，頭搖了兩搖，卻像有不欲去見的意思。守一道：「凡事隨緣，豈容揀擇，先天一著，卻要留心。」守一道了四句，那老猿也就隨了支賓，走到知府面前，兩手作一問訊形狀，隨轉身問訊了本山長老，知府也就覺他靈異。長老道：「還有靈異處哩，極會下棋。」知府道：「果然會下？可曉甚棋？」長老道：「不論圍棋、象棋，俱已精妙。」

知府心內道：「天下國手，惟我稱尊，豈有猴子倒好的道理？」就命取棋子來。先把象棋擺上，老猿拱手讓知府起子，知府就把一個「海中撈月」之勢，絕頂一著，從來沒人贏得的。那老猿不慌不忙，走了幾著，也只平常，臨後幾著，知府著忙道：「我輸了，輸了！」若論知府平日，極是高手，著著有解，此番或未容心算到至極處，故此輸了。

知府心裡又道：「圍棋，我有仙傳，從來國手推讓。」叫取圍棋來，著了一盤「鐵網勢」。數到後來，老猿卻輸了半子。知府大喜，又要再著一局，老猿搖手，不欲再著。知府對長老道：「本府圍棋，原係天下第一手，老猿輸半子，也爭差不多。今要再著，他便作難，未免有些懼怯。煩你轉諭他。再試一局，何如？」長老便轉叫老猿再著。知府遂著起手，老猿將手格住，右手就將

一子放在當心。知府暗笑道：「從來無此一著也。」便隨手應去。著到局終，知府卻輸半子，知府道：「我二□年來，從無一局相對，今日不料與老猿著得三盤，卻輸了兩次，豈非怪事？只恐外人知我輸與異獸，寧不可笑！」心中怏怏。不料濟顛走近前來，把老猿頭上一摸，說道：

先天一著已多年，黑白盤中沒後先。

今日天機殊太泄，有緣緣裡卻無緣。

道罷，把手將老猿腦後一拍，只見那老猿把頭點上兩點，挺然直立在棋枰之側，推來攘去，全然不動。仔細看之，竟像木削成，石琢就，天台山上老僧峰一樣的。知府驚訝稱奇。長老即命侍者，取些乾柴，將老猿駕起，眾僧念起往生咒來，立時焚化。守一說偈道：「咄！咄！

斷峽髯公，傲來小友。

不計年華，那知子丑。

踢碎虛空，劈開枷杻。

世外翛然，洞中藏丑。

太液池頭，尋蓮覓藕。

費了聰明，橘中逢叟。

一著先機，阿誰參剖？

口不談天，手能摩鬥。

卻被頑仙，當頭一捂。

大汗浹身，從空作抖。

急走急走，日已到西。

唱徹渭城，前途有酒。

咦！八萬四千誰是你？世間沒有閒花柳。」

守一道罷而回。知府笑道：「這個老猿，可謂極有神通的了，如何被這禪和尚三言兩語，一掌打死？」但死得更奇，下火後，明明看見他在雲端合掌作禮而去。也是一段公案。這是呼猿洞的後事，按過不敘。

且說那駱賓王既無蹤跡，則詩人中又少了一個才子。不期過不得數年，又出了一個才子，叫做宋之問。這宋之問才子之名，卻也不減於駱賓王。但此時見武則天女主臨朝，逞縱淫欲，其他莫論，只朝臣中一個張昌宗，一個張易之，二人最為寵幸。那時宋之問年少才高，也動了個望幸之心，因賦了一首「明河篇」以寓意。

武后見了，微笑道：「詩意雖美，然是兒有口過。（口臭）」遂不詔用。宋之問不勝憤忌，遂棄官而浪遊於四方，以詩酒自娛。一日，游到杭州西湖之上，南北兩山，遍歷一回，因愛靈隱寺、飛來峰之形勝，泉石秀美，遂借寓於寺中，日夕觀玩其妙。

原來靈隱後山最高，名曰鷲嶺，從下而上，殊費攀躋。而山上有泉，轉流而下，不煩眾僧之取汲，自能流至廚灶間，以供眾僧之飲。嶺面朝東，而日出正照，錢塘之潮，隔城而望，如在目前。那時宋之問觀之不盡，愛之有餘，欲賦一詩，以占靈隱之勝，奈景界雄者雄，而幽者幽，可以人詩者應接不暇，從何處題起？一時苦吟，未得佳句。時值秋天，是夕月光皎潔，松筠與泉石互映，宋之問不忍便睡，因而繞廊閒行，只覺樹影婆娑可愛，但秋氣逼人，微有寒色，不覺信口吟一句道：

嶺邊樹色含風冷。

宋之問偶然觸發，吟了這一句，正想著再吟一句，合成一聯佳葉，不期一時再對不出，因而口裡念著這一句，只在殿前走來走去。忽見殿上琉璃燈下，蒲團之上，有一個老僧在那裡打坐，見了宋之問，也不起身，只覺他苦吟不就，因忍不住問道：「年少郎君，既要吟詩，風景只在口頭，何用如此苦搜？」宋之問聽了，不覺暗自吃驚道：「除了盧、駱、王、楊，我也要算做當今一個才子，怎麼這老和尚，開口就輕薄起來。」欲要呵叱他，又見他說話雖若戲侮，而風景只在口頭之言，卻大有意思。但問道：「師父莫不也會吟詩麼？」那老僧卻漸答道：「老僧詩雖不會吟，但這一句早已代郎君對就了也。」宋之問聽見他說對就了，暗笑道：「不知對些什麼出來。」因問道：「既對了，何不念與我聽。」那老和尚因念道：

石上泉聲帶雨秋。

宋之問見老僧對句幽雋，不覺驚喜道：「老師父原來是個詩人，我弟子失敬了，請起奉揖。」揖罷，又問道：「老師父既出口便成，想胸中定然頭頭是道。我弟子見靈隱泉石秀美，欲賦一詩，以記其勝，雖說只在口頭，卻一時拈不出，止做得首二句在此。請教老師父，不知可還能為我再續一聯否？」老僧道：「首二句可念來。」宋之問因念道：

鷲嶺鬱峯曉，龍宮鎖寂寥。

老僧聽了，也不假思索，即隨口道：「何不曰：樓觀滄海日，門對浙江潮。」

宋之問聽了，愈加敬服道：「老師父先輩雄才也，弟子何能及一二。老師父既已露一斑，何不卒成之，以彰靈隱之勝？」那老僧聞言，略不推辭，欣然又續念道：

桂子月中落，天香雲外飄。

捫蘿登塔遠，剝木取泉遙。

霜薄花更發，冰輕葉互凋。

夙齡尚遇異，搜對滌塵囂。

待人天台路，看予度石橋。

那老僧不假思索，信口念完。宋之問聽了，方才服倒。道：「老師父佳作，聲調雄渾，摹寫曲折盡情，自是詩壇名宿，盧、駱、王、楊之侍，也決非隱逸中偶然得句者。不知為何遁人緇流？」那老僧見問，但微微歎息，並不答應。宋之問知其別有深意，也便不復再問，但朝夕在寺中與他盤桓，深相結納，暗暗細察，方知他正是駱賓王。欲待明問他，知他決不應承，因細細述武則天近日狂淫之事道：「只可惜徐敬業事不成，帶累得駱侍御『千古誅心』的一道檄文空作了，殊令人悵悵。」那老僧聽了，不覺攢起眉來說道：「此既往之浮雲，居士還只管說他作什麼？」到次日，宋之問再尋那老僧閒談時，已不知何往。只待宋之問去後，那老僧方又回到寺中。此時寺中僧眾因他有「天香雲外飄」之句，遂起了一所屋宇，名「天香院」，請那老僧住於其中。又過了許多時，一日，無疾而終，皆相傳以為得了正果。世雖屢更，卻流傳下這一首詩，為靈隱千秋生色，再無一人敢於續筆，所以謂之詩跡。